

快樂的記憶，是人生最寶貴的資產。

可惜絕大多數人的記憶，被罪疚污染。人只能踏着塵封的小徑，有時得經過佈滿青苔濕滑的石頭，才可以到達透明的童年記憶。不幸，常是太久太晚些。有時，記憶的主人，可並不認真尋索。

不少文學作品中，是從記憶提取靈感。

奧古斯丁(St. Augustine)的懺悔錄，被視為璀璨的文學瑰寶，是因為作者的真誠，和對主的愛和歌頌，仿佛是天上金琴流出的音樂。

富蘭克林(Benjamin Franklin)的自傳，是罕有值得一讀的作品；因為他是願意人鑑真進德，寫給兒子讀的；而且他已經有很高的名聲，財富，不必沽名釣譽，更從來光明，不屑以卑劣手段詐欺。

至於其他的人，因為無憶可記，連日記都是作偽，不僅欺人，也是欺己；不想那樣作，是增加歉疚，污染記憶。難怪有些個忝列尊位者，夜裏睡覺，還每每出聲大叫。可以說是得經過記憶修補吧！

記憶的真正功能，是造益自己。所謂“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”，就是這個意思。但人更應該考慮，及早“投資”於記憶，就是以誠，行事為人，而且要常存無愧的良心，積蓄回憶的喜樂。

可惜，多數的作者無憶可記；惟有翻垃圾堆裏的“過五關，斬六將”，歌頌自己，對不起讀者，還要受眾付代價。

祁克果(Soren Kierkegaard, 1813-1855)以為經驗不可能重複。他到柏林戲院裏想再看演出比克曼(Beckmann)，原因是為了記得他所獲得的快感。不過，仍同一戲院，重來時，只是勉強坐了半小時，即怏怏離座而去。因為已經不能再拾回從前的經驗。也許，他是企圖逃避記憶的噩夢，而未能成功，倒也可以同情。

在他以前許多年，有人就說過：“無人能踏入同一道河兩次；因為那不是同一道河，也不是同一個人。”

No man ever steps in the same river twice, for it's not the same river & he is not the same man. —Heraclitus

英國文學家華德務滋(William Wordsworth, 1770-1850)的作品中，有頗多是取自記憶。

我的心跳躍，每當我看見  
一道彩虹在天上出現；  
這般，當在我的生命開端；

這般，我現在已經成年；  
這般，我將衰老必然，  
    或我就離開世間！  
孩童是父親生成男子漢；  
我得以我的日子如願  
一天又一天以自然的敬虔串連。

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 
    A rainbow in the sky:  
So was it when my life began;  
So is it now I am a man;  
So be it when I shall grow old,  
    Or let me die!  
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;  
And 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 
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.

March 26, 1802

1807

這感受，在華德務滋心中顯然淹留很久，從 1802 年最初孕育，到五年後，已成為英國浪漫主義的領袖人物，發表他知名的“頌詩：從童年對於不朽的感示”，仍然採擷末了的三行作為前引。

布朗寧(Robert Browning)寫“失落的領袖”，是對他記憶中景仰的領袖失望，如同“喬木其摧”一難再覓的記憶。這種被欺騙的感覺，是被染污的記憶。可應該如何洗濯？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